

相关阅读



放映前节目上，慕冬梅(前排右一)和姐妹们表演旗袍秀。



旗袍秀后，慕冬梅(右一)她们换上西服套裙，表演诗朗诵。



利津县盐窝镇十南村的村民观看电影。



毕花绪(左)在车头上书写电影宣传海报。

## 周末人物 我们都是追梦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露天放映，爬墙上屋拴绳子挂幕布，女放映员个个都是“高手”。老百姓说，“了不得啊，这小闺女年轻的，没有个爬不上去的。”“七月半、八月半，蚊子嘴快似钻。”夏夜，蚊子隔着衣服能咬你一身包……

# 女子放映队：光影照亮乡村之夜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


女子放映队的姐妹们。

“当人们结束工作回到家中，有这样一群人，却开始了征程。他们披着落日的余晖，他们迎着肆虐的晚风；他们身着黄昏的彩霞，他们手握夜幕的繁星；他们穿越田间地头，他们走过乡村小城；他们唱响主旋律，弘扬正能量，点亮知识的明灯，铸造文化的雄城……”

7月9日晚7点半，利津县盐窝镇十南村文化广场小舞台灯光如昼。一场古典优雅的旗袍秀后，利津县女子放映队队长慕冬梅和队员们迅速换上西装套裙，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《他们》，致敬奔波在村落间的电影放映人。广场上，早早赶来的三四百名村民饶有兴味地观看着表演，欢笑在人群中弥漫。

这并不是一场专门的演出，只是利津县女子放映队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中的一个环节。三个精致的小节目演完，夜幕又沉了些，灯光暗下，期待已久的大银幕亮了起来。

### 每次出发就像冒险

科教片《农村消防安全故事》《藕塘池里的清洁工》，戏曲故事片《我爱我爹》，这一晚的放映内容，让来看电影的村民挺满意。但他们不知道，这是女子放映队跟老天“赌”来的一场放映。

“雨还滴答呢，晚上能停吧？”“我对对象刚给我发了视频，他那边都积水了。”“今年天气预报也不准了，预报今天不下雨，忽然就下了呢。”“早看东南，晚看西北，我看西北方向挺明快，应该没事。”7月9日下午4点，女子放映队出发前的小会上，姐妹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天气。

“放电影的，都成职业病了，一到下午就仰起头来了，光看天。尤其是这样的天气，你到底是出去还是不出去？不出去吧，万一一会儿雨不下了呢？出去吧，万一再淋了雨呢？有时候刚到地方天还挺好，支上幕，雨就哗哗地下来了。特别是去黄河滩区放电影，下了大雨大坝上的红泥打滑，车根本爬不上来。天天出去就跟冒险似的。”队长慕冬梅直言快语。

说起建立女子放映队的初衷，慕冬梅说：“本来，利津县公益电影放映队女放映员就比较多，后来成了一部专门讲述女性放映员故事的电影《银幕恋情》，就产生了建立女子放映队的想法，并得到了领导的支持。”然而，这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。女子放映队刚开始工作就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放电影需要搬抬放映设备，几十斤的放映机让男放映员来搬轻轻松松，到了女放映员这里就比较费劲。



电影放映前，慕冬梅(前)和队员们换上艳丽的旗袍后，开始化妆。(本版照片由陈巨慧摄影)

劲，“在放映现场要让村民帮忙，如果找不到人，那就得女人当男人使了。”

一个女放映员，大晚上出门在外守着一台机器，除了放映电影，还要应对动物“攻击”、醉汉闹事等各种突发状况；半夜里放完电影，几个女放映员必须要开车经过黑漆漆的乡路才能回家，紧张、害怕、无助时常涌上心头。但最让她们担心的还是变幻莫测的天气。

都说农民“看天吃饭”，为农民服务的她们，比农民更关心天气。不是她们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在她们眼里，放映机比她们“金贵”。慕冬梅说：“遇到突来的大雨很正常，有的雨毫无预兆，一来就跟盆泼的一样。有时候突然刮八级台风，装幕布的布袋子一下就卷到电线上去了，自己吓得不行，还得先顾机器，赶紧断电，把放映机、喇叭都搬到门楼下面，等收拾完这一摊子，浑身就全湿透了。如果雨下得小，观众还不想走，就给放映机打上伞，坚持放完。”

飘忽不定的雨让队员们很心焦，但其实下雨天才是她们的休息日。利津县现有七个乡镇510个行政村，每个村一年要放映12场公益电

影，放映队每年承担着6120场电影的放映工作，这对于仅有12人的放映队来说，任务非常艰巨。从每年4月中下旬农村公益电影开始放映起，只要天气允许，她们每天都出发。“到农村放电影不怕天气热，天越热人越多，我们尽量赶着天暖和的时候去放映，观众也舒服点。这样紧赶慢赶，一般也得10月中下旬才能完成任务。”

### 爬墙上屋个个都是“高手”

7月9日下午5点，县城的雨停了，天空依旧阴沉。女子放映队决定赌一把，集结出发。统一喷涂的4辆微型面包车塞得满满当当，大到放映机、喇叭、幕布、支架、方凳，小到蚊香、花露水、风油精、钉子、锤子，每辆车上的空间利用率达到了最大化，只留了小队三个放映员的位子。为体验放映员的生活，记者坐上了毕花绪小队的小车，目的地是盐窝镇十南村、十东村和十四村。

“一般我们三个人都在邻近村放映，到一个村就放人放设备，等到晚上电影放完，再一个村一个村地把人和设备接上。”毕花绪一边开车，一边给记者答疑解惑。她和队长慕冬梅一样，也是2007年投身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，一干就是12年。“我现在腰不好，很少开车了，之前女子放映队打打全是女放映员，后来有几个男人病退了，现在给每个小队都配上了一个男放映员，他们开车技术比我们好，搬机器啥的也有劲啊。”

从县城到盐窝镇有20多公里的路程，气温不高，车速不快，雨后的空气从打开的车窗吹到脸上，有些湿黏。从大道转到小路，越往前走路面上存的水越多，低洼处的积水已经没过了一半个车轮。空气中草木雨露的清香，也逐渐被牛粪发酵的气味所替代。毕花绪说：“闻这味儿就快到盐窝了，盐窝搞养殖的很多。看这积水，这边下得可不小，晚上别再下了就行啊。”

对于这些拐来拐去的乡间小路和错落无章的村子，这些姑娘们都熟悉，每个村子她们每年都至少要来上六趟。

下午5点42分，到达十南村文化广场时，队长慕冬梅正在和几个旗袍走秀的姐妹在小舞台上排练。刚停稳车，随慕冬梅她们一起来的男放映员薄海峰，就麻利地打开后备箱，和毕花绪、同队的张军伟一起搬机器、搭支架、挂幕布。他说，自己是今年才加入放映队伍的，女放映员不容易，“我能多干点就多干点，只要时间来得及，就帮她们安置完，宣传好再去自己放映的村。”

姐妹们一起帮着摆塑料方凳，记者也过来搭把手。“我们都得摆好了座位，点好了蚊香，请老百姓来看电影。”慕冬梅笑着说，“现在有男放映员帮着，能轻快点儿了，但是男同志干的，这些女同志都能干得了。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幕布架杆，都是爬墙上屋拴绳子挂幕布，个个都练出来了。有时候在那个绳子上系上砖头，四五回也甩不到墙那边去，也很急躁，后来就都逼出来了。老百姓都说，‘了不得啊，你看这小闺女年轻的，没有个爬不上

去的啊。’习惯了也就觉不出来咋着了。”

“村民同志们请注意，今晚咱看电影公司上咱村来放电影，请大家吃完晚饭以后，来广场看电影。村民同志们请注意……”见放映设施准备得差不多，薄海峰和张军伟带上毕花绪刚刚写好的海报，开车在十南村的小街巷里转圈宣传，车载喇叭“嗓门儿”很大，引得村民频频观望。见到超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，他们就下车贴上海报，再给门口纳凉的村民分发传单，告诉他们晚上放什么电影，叮嘱他们去看。

在十南村宣传完，薄海峰把张军伟送到几百米外的十四村文化广场，帮她架好幕布，做好宣传，最后响着喇叭，一路来到了他的放映点十东村文化大院。“以前十东村是毕姐放映的村，这个文化大院是刚建好的，在村子最边上，旁边就全是野地了，晚上一个女同志在这不安全，十南村条件好一点，我就跟她换过来了，你看那一片全是烂草啊。”薄海峰继续忙碌着。

### 映前表演让“老树发新芽”

晚上6点45分，记者回到十南村文化广场的时候，之前摆好的80个板凳已经基本坐满了人，还有一些老人自带马扎，垫坐其中。慕冬梅此时已跟姐妹们换好了颜色鲜艳的旗袍、化妆、梳头，作着映前节目演出的准备。刚刚还长裤长裤搬上爬下的毕花绪也在其中，“女汉子”秒变“小女人”，记者差点没认出来她。

“我们的映前节目实际是借鉴了老放映员的经验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放映员不仅放电影，还多才多艺，文艺表演很普遍，对营造现场氛围特别有用。”慕冬梅说。

随着数字电视、互联网、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的普及，群众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，在农村延续了数十年的露天电影，仿若在很短时间内就被群众忽视、淡忘，出现了“上热下冷”的局面。作为女子放映队队长，她没有灰心，积极响应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号召，想方设法让“老树发新芽”，让露天电影重放光彩。

受标准化放映映前宣传的启发，她和姐妹们先推出了以快板表演作映前宣传的新模式，编排了一些简单的快板，将当天要放映的科教片、故事片的内容简介编成顺口溜，在电影放映前给农民们表演，效果非常好。

创新的闸门打开，新点子纷至沓来。慕冬梅和姐妹们根据村民爱跳广场舞的特点，学跳广场舞，在放映前给村民表演，并让他们加入其中，教他们一起跳。等村民把广场舞学会了，她们又穿起靓丽的旗袍走起了秀。快板书、三句半、诗朗诵、舞蹈、太极拳、旗袍秀等节目不断更新，既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聚集了人气，又为当地老百姓奉上了丰盛的“文化套餐”，在当地深受欢迎。

“毕竟不是本行，我们的表演很不专业。特别是在刚开始进行表演的时候，站在台面上面对村民，感觉还挺不好意思，但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，因为面对的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。”慕冬梅说，“现在不是有个概念叫附加值吗，我们所做的工作，就是不断增加公益电影的附加值，让群众更好地享受公益电影服务。”

天色渐暗，云层愈厚，感觉雨点随时就会滴下来。广场上的人却是越来越多了，除马扎方队、方凳方队外，孩子们组成的站立方队和直接开着三轮车来的机车方队也声势浩大。

盐窝镇十南村党支部书记张祥军告诉记者，“村里的老百姓还是很欢迎她们来放电影的，一般早晨一上班放映员打来电话，咱就在喇叭里宣传一下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，丰富了村里的文化生活，大家集体看电影也提高了凝聚力。十南村现在有2478口人，在家的常住人口有一千七八，对于放电影感兴趣的还是老年人，映前节目这么一搞，不少年轻人也过来凑凑热闹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来的人比平时少点。”

### 对孩子一直很亏欠

晚上8点15分，映前演出已经全部结束，十南村、十四村和十东村的观众们都已走进了光影的世界中。换好衣服的慕冬梅终于能坐下来，跟记者聊聊天。

2007年，利津开始推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时候，她31岁，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；12年后的今天，儿子即将跨入大学校门，成为一名飞行员。“之前这么多年一直顾不上孩子，从上一一年级开始，晚上就报辅导班，吃小饭桌。等我从村里回来，早的时候十点半，晚的时候

就得十一二点，孩子都睡觉了。对孩子一直觉得很亏欠。”雷厉风行的慕冬梅放下外表的坚强，泪水涌动。

2015年9月9日，过生日的儿子鼓起勇气跟慕冬梅说：“妈妈你今天晚上别出去放电影行吗？求求你了，你今晚晚上在家里吧，人家过生日都是爸爸妈妈给过，你从来都不在家。”儿子的话让慕冬梅很心酸。“咱当队长，咱不能不出去啊。”慕冬梅还是没能满足儿子的心愿。晚上在村里的时候，慕冬梅收到了儿子发来的微信“妈妈，我想你了”，火辣辣的慕冬梅流下了眼泪。“对于女人来说，孩子最重要，但是咱这个工作就这样，没办法。”

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考验着女人的天性。像慕冬梅一样，女子放映队的女放映员大部分都在40岁左右，在家庭、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，她们却常年扎根农村，对孩子留下的满是亏欠。

家人生病不能请假照料，自己更是带病坚持工作。生梅冬梅说，女放映员基本晚饭都拿零食将就，胃都不好。利津农村夏天晚上特别潮湿，她们也都有腰疼的毛病，一旦发作，只好白天推拿，晚上坚持放电影，实在疼得受不了，就等机器设备调试好，铺上两张空白的海报，躺在晒得暖烘烘的地上。“除非真是发高烧坚持不了了，那时候就只能请假。这种情况一年下来很少。也不知道咋的，好像干着这一行，老是绷着弦，放映期间连感冒发烧的机会都没有，等放映任务完成了，来到11月份12月份，马上来一次感冒，就像给身体休个年假，放松一下。”

慕冬梅说，支撑姐妹们把农村公益电影放下去的力量，是老百姓对电影的热爱，“放映之前有村民主动帮着抬设备、布置现场，放映中有什么突发状况，村委会也有人在现场给协调解决。最重要的，是村民对电影的喜爱，让我们孤身在外的小女子感受到他们的热情。”

### 黑漆漆的夜里，得自己给自己壮胆

晚上8点50分，十南村文化广场熄了灯，此前热闹的小广场一下子冷清起来。只有十几个“忠实粉丝”边看边议论，沉浸在电影的剧情当中。记者又去十东村、十四村转了一圈，发现观众数量非常平均，都是十个左右。

十南村70岁的村民张兆春说：“今天放的戏曲片挺有意思，反映的是我们老年人的生活。”

十四村76岁的老党员胡锡说：“每次放电影我都来，今天晚上放的《血染北沙河》很好看，我最喜欢看抗战片了。”

十东村67岁的村民鲍其香说：“不管放啥我都爱看，不放电影我们也是在这小广场玩啊，有电影多热闹。”

“在村里，老百姓早晨四五点钟就起来上地里去了，都睡觉早，路灯也关得早。”毕花绪正说着，几只蚊子飞扑过来，记者赶紧拿起花露水猛喷，她笑笑递过来风油精说：“花露水不管用，得抹点风油精，这里的蚊子可厉害了，这还没到时间，都说‘七月半、八月半，蚊子嘴快似钻’，这里的蚊子不但嘴快，个头还大，‘三个蚊子就是一盘菜’，我们都穿得很厚，穿得薄了，隔着衣服也能咬一身包。”

9点半，电影放映结束，观众们瞬间离场，毕花绪开始收拾她的装备。“现在一般村里的文化大院都建在村边上，有的旁边就是一堆垃圾，放完电影一个人在那等车真是害怕啊，只能自己给自己壮胆。有时候也有好心的大娘，非要陪着一起等，儿子再来也不回去，这时候就特别感动，自己吃再多苦都值得。”

9点52分，黑漆漆的小广场被两束灯光照亮，车来了！薄海峰、张军伟和毕花绪一起，像变魔术似的迅速把设备装进车里，伴着音乐返回家。

夜里，记者收到了慕冬梅的微信：“前年我爸爸查出胃癌晚期，我也没能天天晚上陪他老人家，就是白天在医院陪老人，晚上出发放电影。在出发放电影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没法诉说的，也是没人能体会到的伤痛。晚上没说这事儿，我是怕自己控制不住。”